

A photograph of a classical garden. In the center, a domed pavilion with several columns stands on a raised platform. A pond in the foreground reflects the pavilion and the surrounding trees. The trees have golden-yellow autumn foliage. The overall scene is peaceful and well-maintained.

外国造园艺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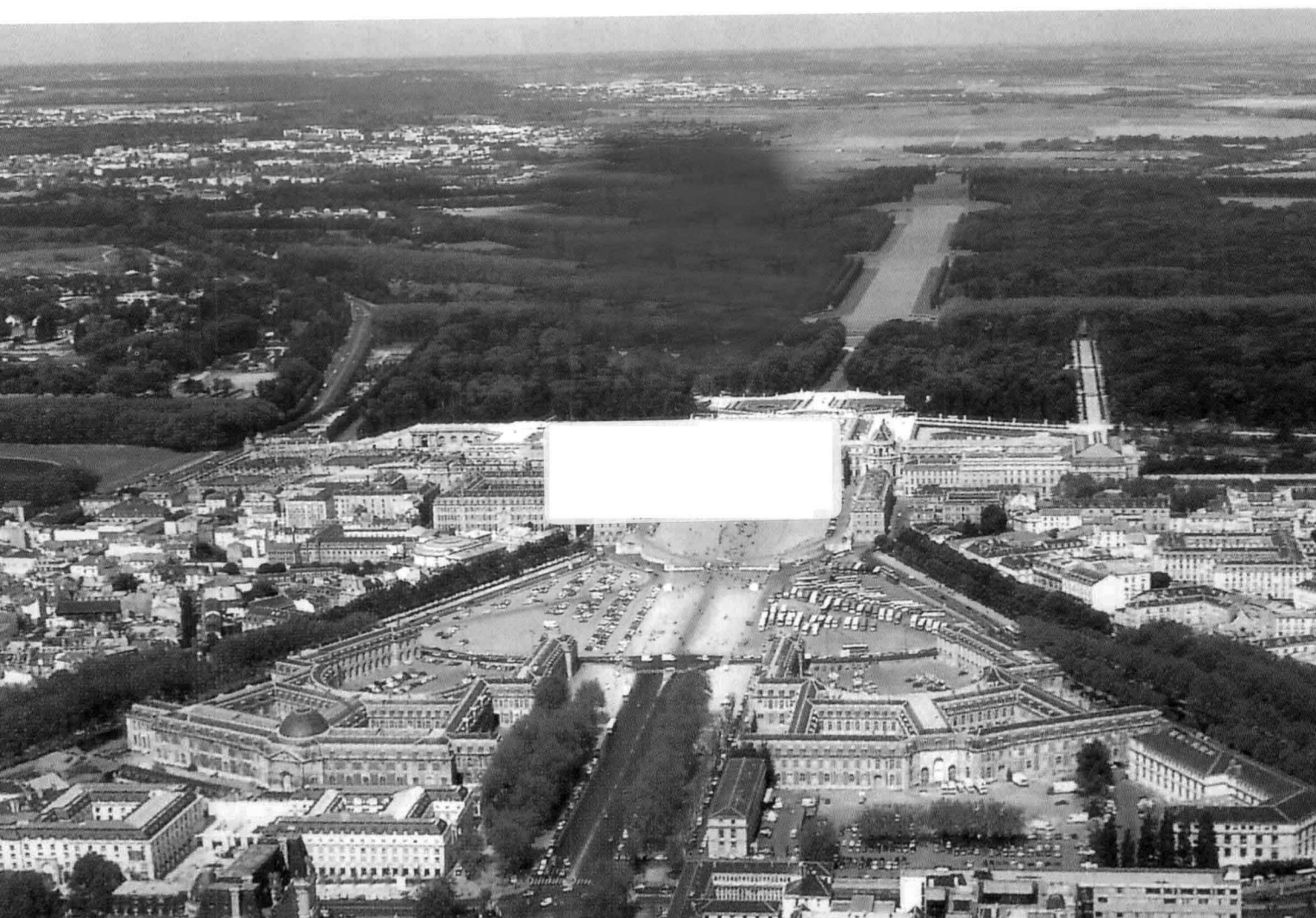
陈志华 著

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

陈志华 著

外国造园艺术

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

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外国造园艺术的四个主要流派及其代表作品——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园林（附有古罗马园林）、法国的古典主义园林、英国的自然风致式园林及伊斯兰国家的园林，阐明了它们所赖以产生的社会、经济条件和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，深入分析了各种造园艺术的内在规律，并对“中国造园艺术在欧洲的影响”作了开创性的穷根究底的研究。

作者文笔优美，以轻松风趣的笔调畅谈造园艺术，可谓别开生面。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外国造园艺术/陈志华著. —2版. —郑州：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，2013. 1

ISBN 978 - 7 - 5349 - 6069 - 7

I. ①外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园林艺术 - 研究 - 国外
IV. ①TU986. 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（2012）第 307161 号

出版发行：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

地址：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编：450002

电话：(0371) 65737028

网址：www. hnstp. cn

责任编辑：袁 元

责任校对：徐小刚 樊建伟

印 刷：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

经 销：全国新华书店

幅面尺寸：210 mm × 265 mm 印张：27. 25 字数：470 千字

版 次：2013 年 1 月第 2 版 2013 年 1 月第 6 次印刷

印 数：7 501—10 000

定 价：108. 00 元

如发现印、装质量问题，影响阅读，请与出版社联系。

序

近来似乎开拓风景区和造园之事很受重视,这应该是属于一种国家兴旺的现象。既说是“开拓”、“造”,当然免不了是人的愿望,或社会的意志、时代精神的表达。自然的青山绿水原无送情的意思。好友周仪先毕业后(1941年)冬季在峨眉山读书,得句“青山有情皆白头,绿窗无刻不黄昏”。一般说来是触景生情。然而,并不是任何自然景色都能感人,也不是任何人在任何状态中都会被感。无宁说这是一种双向的、有条件的情境。文化传统修养在这里起着极为重要的丰富或阻碍的双重作用。现实生活是多彩的且充满着矛盾,一厢情愿只能是画饼充饥。

中国造园艺术固然是独树一帜为世人所赞美,但因此而满足于过去的成就,墨守陈规孤芳自赏,总不能称作有志气的一代吧!长期以来和建筑很不相同,难得见到有介绍外国造园艺术的论著,陈志华的这几篇文章,借用科技界爱用的评语来说“填补了空白”。希望能起点促进作用。

用“人工”或“自然”来分辨过去的园林,是常用的且清楚明了的方法,其实所谓古典自然园林也都是人“造”出来的,其拙劣者不免有“矫揉造作”之讥(见陈文)。草地、花圃、雕像、喷泉……那些作为西方造园艺术的要素,在我国也已成为“屡见不鲜”。有些看起来有些不顺眼,恐怕不是学派问题,是本领和修养还没有到家。今后风景区和园林的群众性将要迫使“门户之见”退让。现在学术上都提倡开放体系,造园艺术自不例外吧!

汪 坦

1987年夏

作者自序

写这本书，陆陆续续用了十年，在大陆出版这本书，又耐心等待了十二三年。

说来奇怪，写这么一本讲艺术、讲美、讲人性的书，竟是在毁灭文化的大劫难中酝酿的。那时候我在鄱阳湖边的鲤鱼洲农场“走五七道路”，鲤鱼洲本来是个劳改犯的农场，因为血吸虫闹得太凶，把劳改犯迁走了，让给我们这些大学教师去“脱胎换骨”。负责“教育”我们的工宣队员一到农场便忽然间犯了“老寒腿”，声明不能沾水，而我们却被教育得一次又一次地“斗私批修”，不能怕血吸虫，要光着腿到水里泥里去摸爬滚打。狭窄的旧牢房里搭着双层连排铺，每个人只占七十多厘米宽一个位子。我从附近天子庙的知青点小铺里买来一支体温计，塞在枕头底下，夏季的一天，拿出来看，吓了一跳，竟有四十多度。有一次到大堤下的一连驻地去给他们修复被龙卷风破坏了的食堂，发觉那里更热得多，走在路上，小腿就像烤火炉。一连有好几位七十岁上下的人呐。到了冬季，湖上吹来的寒风比刀子还锋利，天天下雨，穿着棉衣劳动，淋得透湿，里面却照样出一身汗，散工走到宿舍，汗水冷了，跟雨水一起冻到骨头里。长江一到汛期，鄱阳湖水比农场高出好几米，什么抗洪措施都没有，险情向我们严密封锁着，几位“教育者”却据说因为要开重要会议，回了北京。劳动是超负荷的，连请来教我们农事的贫下中农都吃不消，不干了。农场有几句口号，一句是“大雨大干，不下雨猛干”。我是瓦工，手上的老茧被雨水泡软了，拿湿砖垒墙，砖上洇开一朵一朵的血迹。另一句口号是“革命化赛过机械化”，于是，挑砖、扛大木料、打混凝土、插秧、割稻、立屋架、夯土、排水，一律拼体力，采用最原始的办法。一群大学教师，搞什么现代化专业的都有，谁要是谈论劳动机械化，便当作坚持修正主义道路批判。白天干了还不够，天黑了又要挑灯夜战。军代表更时时惦记着自己神圣的责任，到大家筋疲力尽，像死人一样睡着了之后，半夜三更，吹起凄厉的哨子，紧急集合拉练，在农场的泥泞小路上跌跌撞撞地绕几

圈，这叫做为了打倒帝修反，要锻炼战备思想。“五七战士”们一家子四分五散，丈夫妻子天各一方，没有成年的孩子寄托在什么地方的都有，当父母的牵肠挂肚。一年两个礼拜的探亲假，还得轮流审批。

光是劳动那可不行，首要的是革命，“抓五一六分子”，“背靠背”交代、揭发、写小报告，“老同学、老同事”，转过脸去就会出卖，弄得人人自危。“批斗牛鬼蛇神”，一浪接一浪，大搞逼供信。我那时候因为被“老同学、老同事”揭发出来在《外国建筑史》教科书里和刚刚交去的改写稿里，借叙述古埃及建造金字塔的劳动者的苦难，有意用影射手法“恶毒攻击”大跃进，成了“牛鬼蛇神”。我忍受了两年的折磨，包括风雪中坐在露天楼梯上写交代，没有“认罪”。不巧我老伴患了肾炎，严重到尿液肉眼见红的程度，被她们的“五七农场”放回北京。医嘱绝对卧床，但她孤身一人，住在筒子楼里，怎么静养？我去找工宣队，得到的回答竟是“你又不是医生，回去有什么用？”那场浩劫的批判重点之一是“人性论”，所以工宣队员没有人性是因为觉悟高，我没有话可说。但过了两天，放出话来，说只要我“认罪”，便可以让我回北京看一看。于是我不得不在“认罪书”上签了字，这一来据说就是“人民内部”了，给了探亲假。

在那种情况下，鲤鱼洲农场的“战士们”，或许只有那位天天晚上躲在蚊帐里喝半瓶高粱酒的连长决心“一辈子务农”，其余的人都不免有点儿“腹诽”，嘴上不说，心里谁都不傻，也不麻木。可是，奇怪的是，我们这些人格受侮辱、精神受折磨、身体受摧残的人，在劳动中绝大多数都很认真，确实不怕苦、不怕累、不怕险，努力去做好一件件工作，一丝不苟。我们垒墙，讲究灰浆饱满，墙板平整，灰缝横平竖直，甚至还垒出点花样来。我们插秧，又快又好，竖成线，横成行，深浅恰是一寸。我们打混凝土晒谷场，连续干三十几个小时，料“炒”得匀，铺得平，表面压得又光又实。我们真心不想偷懒，真心不想马马虎虎。两年过去，望着亲手开辟的肥沃农田，亲手造起来的村子，我们真心觉得劳动的自豪，真心觉得它们美。于是，我忽然在劳动、创造和美之间发现了确实可信的联系。我忽然理解了，为什么奴隶

们、农奴们、无产者们，在残酷的压迫下，能够创造出那么美好、那么伟大的艺术品。我发觉，我对人类的文化史有了一点新的认识。一切文化成就都是劳动创造出来的，劳动创造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绽放，是人性尊严的外化，是人的价值的体现。人能在劳动中肯定自己的力量、尊严和价值，凌驾于侮辱、折磨和摧残之上，所以人能创造一切的美。在奴役下劳动而仍然努力、认真，那不是可耻的奴性在起作用，而是出于人的自尊与自信。

于是，我产生了改写外国建筑史的愿望，要在新的建筑史里更加热烈地歌颂劳动，歌颂创造。

钦定“接班人”摔死之后，我们回到了北京。我的任务是洗厕所，掏化粪池，起猪圈，种白菜，在菜窖里看工宣队员的下流玩笑。工作虽然劳累，但是晚上向伟大领袖“汇报”之后，可以回家。这就有可能在红宝书之外看点别的书。我当然首先想看和外国建筑史有关的书。

在那样疯狂的风暴之中，我作为一个“牛鬼蛇神”，却仍然不死心，还想我的学术工作，这又是为什么？道理很简单，我压根儿不相信那场据说为了拯救世界的革命是正当的、正义的、必要的，不相信它可以长久继续下去或者可以隔七八年再来一次。读了二三十年历史，这点儿判断力总是有的。系铃人一旦归天，这铃非解下来不可，社会一定会恢复健康的理性和秩序。近几年不止一位年轻人问我，在那场风暴中，平白无故受到那样的侮辱，为什么没有自杀？其实，工宣队占领学校，根据“老同学、老同事”的揭发，把我送进“牛栏”之后，我在枕头底下就放了一大瓶敌敌畏。妻子没有劝我什么话，只细声细气跟我商量以后她一个人怎样抚养孩子的办法。但我终于没有喝下敌敌畏，唯一的理由就是我对历史的信心，对卑鄙小人的轻蔑。我坚定地相信，无论多么有权有势有神光绕身的人都不可能玩弄历史。我不能反抗，但我能等待。所以我还得为以后打算，还要准备做正常的工作，要争取看书，而且要更加珍惜时间。

可是，到哪里去找书？书店里是一片红色海洋，过去熟悉的图书馆也只放几本

大家早就读烂了的书。一到礼拜天，我就四出探寻，连海淀的街道阅览室都去过。终于，苍天不负有心人，不远的北京大学图书馆依旧可以借到各种书，包括古今中外的一切“四旧”。这个发现使我大为兴奋，我只用了很简便的手续便陆陆续续到北大借书。北大没有几本建筑专业书，却有极丰富的文史书籍。我进一步深入研究建筑史，需要的也不是建筑专业书，那些书大致可以说千篇一律，基本资料差不多，我要的恰恰是文史方面的书，借重它们具体深入地了解建筑在其中发展的社会，了解那社会里的生活和思想。只有那样我才能正确地论断历史中的建筑和建筑的历史。

有一次，我刚刚借了一本法文的圣西门公爵《回忆录》，便被发配到房山县东方炼油厂去给在工地“开门办学”的工农兵学员打扫厕所。睡大通铺，我怎么能看这么一本大犯禁律的书！正好，工宣队为了加紧对我的“改造”，罚我睡上铺，而且睡在教人睡不安稳的电灯下面。歪打正着，太好了，我用“宝书”的红塑料皮子夹住《回忆录》，半夜里偷偷地看了起来。书里写凡尔赛宫的情况非常生动，有许多关于园林的记述，更可贵的是造园人和自称“朕即国家”的国王的故事。我一下子就下了决心，等云开日出之后，要写一写法国的造园艺术。在那种似乎朝不保夕的情况下，我居然伏在枕头上做起了卡片。那心境，和在鲤鱼洲把墙板垒得挺拔，把砖缝剔得干干净净差不多。我在工作中维护着我的自尊和自信，我坚决认定我能在以后作出贡献，被逐出大学的不会是我，而是那些据说要永远占领上层建筑的人。这不是阿Q精神，因为我不盲目，我有理性的根据。后来，搬了一次宿舍，条件变了，我便躲到没有完工的房壳子里用手电筒照着书读。再后来，发现最明亮又最不容易被工宣队和专打小报告的“积极分子”发现的读书场所，是离宿舍不远的职工医院的急诊室门前，天天吃过晚饭便到那里去躲着。

日子长了，纸总包不住火，何况那时候工宣队的鹰犬很多，我终于又被“揪出来了”。那是在北京建国门外的一个工地上，我从炼油厂回来后被派去劳动，同去的有四五位“红彤彤”的人。每天，那几位都回学校，一来一回要四个小时左右，我一琢磨，机会来了，就不回学校，一天可以多出大约三个小时一个人安全地读书。

不太疲惫的日子，晚上还到混凝土搅拌机旁边借光再读一两个钟头。太自由了就不免大意，有一天早晨，把一本书扔在床上就去买油饼稀粥了，偏偏这天一位“大红人”来得早，那本陈旧的洋装书引起他的警觉，拿起来看了。我一回来，他就冲着我尖叫：“罗曼史！罗曼史！”接着一串冷笑。我一听不妙，那是一本英文的《达·芬奇轶事》，书名用的是“Romance”这个词，他显然是用上海洋场小开的浅薄知识来理解这个词了。但我没有辩解，当时那些人正在寻觅一切可以立功的机会，决不会轻易放过。果然，那个礼拜天，工宣队把我传去狠狠“教育”了几个钟头，说了一箩筐“拉一拉就过来，推一推就过去”的威胁性的话。我不得不又写了一大篇检查。

打倒了四人帮，建筑系恢复，但是，要不要再讲外国建筑史，在一些头头们心里还是个大问题。记得我当“牛鬼蛇神”时候的一次批斗会上，一位积极争取“火线入党”的教师，非常激烈地指着我大声斥责：“你讲‘大洋古’就是罪！”头头们大概觉得，这种“罪”对当权派走什么道路有点关系。于是，我被派去给一位研究图书馆建筑的教师当助手，给他描图。这位教师干脆地说：“你快抓紧搞你的建筑史，我的事你不必做。”我就在他的庇护下又拾起了“大洋古”，终于在1978年完成了《外国建筑史》的又一次改写稿，非常及时。我至今对这位教师心怀感激。建筑史一交稿，我就着手写《外国造园艺术》了。当时听说“文化大革命”毁掉了许多江南园林，就先写了《中国造园艺术在欧洲的影响》一篇，希望人们知道那场“革命”有多么愚蠢，多么野蛮。《外国造园艺术》这本书是分篇写的，各篇独立，陆陆续续在《建筑史论文集》上发表。最后一篇《英国的造园艺术》写成，《建筑史论文集》已经因为没有经费而暂停出版了，所以没有发表。

接着就设法找出版社。先探问专业出版社，得到的答复是：已经约人翻译一本日本人写的世界造园艺术的书了，就不要我的稿子了。另一家专出人文类书籍的书店，接受了这本稿子，不过，不知道要等多少年才排得上队。当了那么多年“牛鬼蛇神”，死里逃生，出书的心情比较迫切，于是，在1989年“动乱”期间，把书稿交给了一家台湾的出版社，几个月之后就见书了。台湾学术界对我这本书的评价还

不错。一位台湾某大学专教园林史的朋友来信说，他采用了这本书当教材，把先前用的一本淘汰掉了。淘汰的，正是我们的专业出版社约人翻译的那本。这事有点儿好笑。

辛辛苦苦写了书，大陆上见不到，尤其是我的学生们见不到，我心里总免不了难过，空落落的。不过，近年来忙于搞乡土建筑研究，渐渐把这本书淡忘了。1998年，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决意出这本书，我很高兴。在大陆的出版拖了十二三年，虽然可惜，也有一点儿好处，便是我趁机又修订了一番。如果十年前出了，大概不大会有修订的机会。

读者们如果觉得这本书还值得一读，请和我一起感谢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罢。

1999年盛暑中



1 意大利 冈伯拉伊阿别墅(Villa Gamberaia, Settignano)花园 主建筑物附近为绣花植坛的花园, 外围为树木自由生长的林园



2 冈伯拉伊阿别墅林园



3 古罗马 阿德良离宫(Villa Adriana)的水池(the Canopus, Tivoli, 1世纪)



4 意大利 朗特别墅(Villa Lante)正面 台阶式布局清晰可见



5 朗特别墅中轴叠层跌落的链式瀑布 象征河流急湍，因为意大利园林多造在陡坡上



6 朗特别墅“星泉”



7 意大利 法尔尼斯别墅(Villa Farnese, Caprarola)小花园的链式瀑布



8 意大利 艾斯塔别墅(Villa d'Este, Tivoli)“百泉路”



9 艾斯塔别墅的“蛋形泉”
把河水引入花园的入口



10 艾斯塔别墅“水风琴泉”